



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



扫二维码 看科学网



扫二维码 看大学号

学历门: 追求高学历用处几何

如今,接受高等教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是提升自身素质、竞争力的必经之路,明星们也不例外。

越来越多的明星选择攻读更高学位,以高学历包装自己,是不容忽视的事实。然而究竟是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,还是拥有真功夫就很难预料了。此次翟天临事件就为我们敲响警钟,让人不禁思考究竟还有多少翟天临混迹高等学府?还有多少人视高等教育和学术为儿戏?明星究竟该不该追求高学历?

明星在高校镀金高学历,对明星自身发展有用吗?

别敦荣:对于明星追求高学历的行为,总体上我持一种积极的态度。

在今天这样的学历社会中,学历、学位是社会对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的共性要求。追求高学历本身无可厚非。在我看来,明星只要有知识基础和强烈的学习愿望,他要攻读硕士学位,博士学位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。当然,这里我所指的明星更多的是影视明星,体育明星则不太相同,他们的教育有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制度。

对于明星自身来讲,攻读高层次的学位对其职业发展有积极作用,有助于丰富其职业的文化内涵,也有助于提高其所在职业的整体水平。

程方平:从研究生培养目标来看,硕士训练是打研究基础,博士阶段则是用硕士阶段培养的基础进行真正的学术训练,旨在完成对研究领域学术有贡献的探索,而且这种探索往往不仅仅局限在国内,是整个人类意义上的。不管从事什么专业和职业,即便读了博士不从事研究工作,经过这种训练对开阔思维、拓展眼界也大有助益。

但如果把这种“有用”理解成贴标签,这就与研究生培养的根本目标相背离了。现在很多人为了功利目的读博士,不排除某些明星在高校读博士“镀金”也是为了“贴标签”。博士的“标签”之所以“有用”还在于我们在人才评价方面过于看重学历。

尹兆华:明星也需要学习。大学集中最好的教育资源,对个人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日后长期发展大有裨益。但是,通过高学历加持明星的光环,制造学霸人设,这就是对高学历的利用,不过是掩耳盗铃。人们评价明星,主要还是看其是否有好作品和精湛的演技,而不会因为“博士后”这一标签将其归为好演员。因此,在我看来,制造学霸人设,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。明星搞学术,也要有深厚的专业功底,把表演当作一门学问去探索、研究,之后的学术成就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。

明星学生宽进宽出,是否与教育公平相背离?应该怎样对待?

别敦荣:教育的公平、公正主要体现在入学、培养、毕业这几大环节上。是否背离教育公平,关键在于高校是否严格执行了招生、培养、毕业等几个环节的要求。

首先高校应该树立权威性,真正承担起立德树人的责任。不论明星在社会上受到多少人的追捧,进入校门,他们的身份就是学生,应该接受学校的管理,达到学业的标准,遵守学校的规定。高校不应该自降身份,特殊对待,甚至放松要求。当一所高校这样做的时候,它就已经不能称之为高等学府了。这样的高校可以称作“学店”。

程方平:让明星学生宽进宽出是有违教育公平原则、有违人才培养规律的。明星学生因其社会影响力对学校和社会有示范效应,如果明星投机取巧,普通学生也效仿,久而久之学术风气就被破坏了。

有观点认为由于举国体制,我们的很多运动员从小没有接受完整的全日制教育,尤其对那些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应该给予读大学的机会。这种教育补偿不是不可以,但不能以背离教育公平和摧毁学术规则为代价。

对待明星学生进大学深造,首先建议其选择与自己所从事领域相近的专业。从事文艺工作的学文艺,从事体育的学体育,这样在实践上还有优势。如果专业跨度太大,而明星学生在该专业的基础太差,“放水”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。

其次,明星学生招进来后可根据其自身情况设置个性化课程和培养方案,授课教师和明星学生本人都要多下功夫。目前我国的博士生培养年限一般是三年,但允许延长,现在有些学校可以延长到8年。时间的延长已经等于给研究上比较吃力的学生机会了,所以没必要放水。不能让学术标准不达标的人毕业,学术标准是最终的标准。

尹兆华:真正的公平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基础不同,因材施教。

一些明星、运动员读大学,初心还是希望学习真本领。但针对不同的群体还是有不同的要求。比如体育明星从小训练艰苦,因训练耽误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,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,却要求他们和普通学生的标准完全一致,可能也不是很公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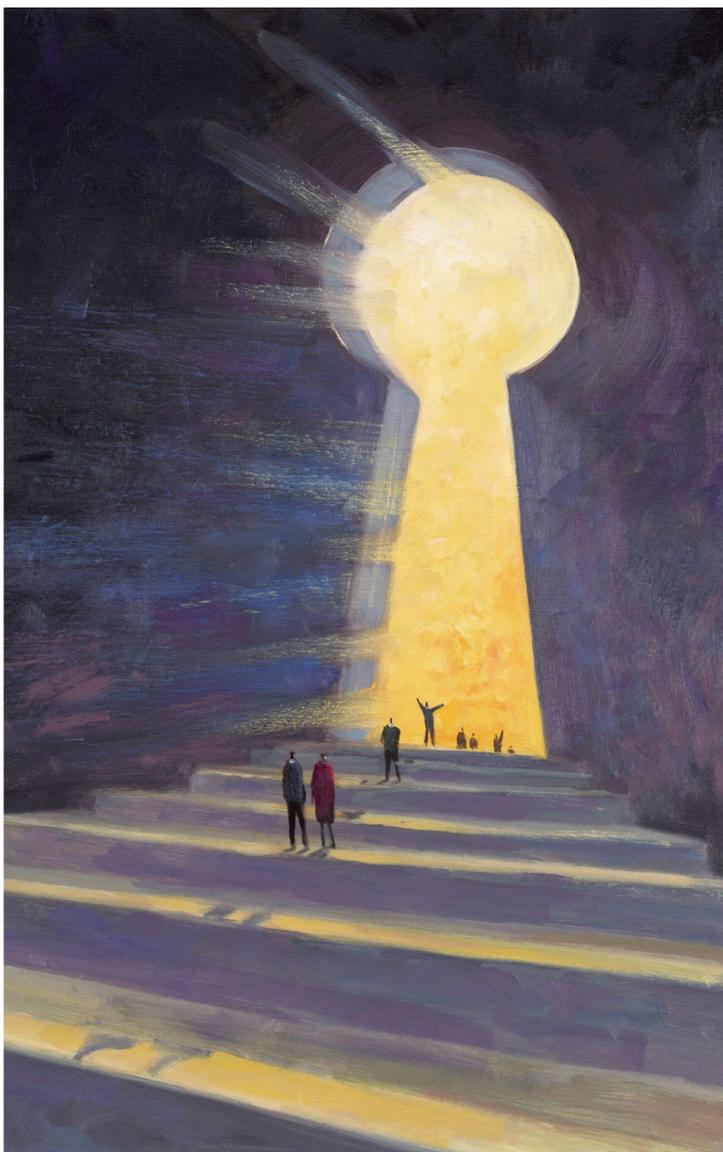
高校一般会针对这一特殊群体设计不同的培养方案,毕业要求,这些要求要通过一定程序获得大家认可,要求确定后就要遵守。如果高校把这些明星学生当“混文凭”的情况对待,“送”给他们一个毕业证书,也是没有价值的。表面的“学霸”人设只会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而已。

“明星学霸”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近期引起舆论持续关注。舆论重压之下,翟天临对其错误反省、道歉,表示愿意配合调查,并申请退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相关工作;北京大学对翟天临作退站处理,对相关合作导师作出停止招募博士后的处理;2月19日,北京电影学院撤销翟天临博士学位,取消其导师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。

和南大“404”事件中的梁莹一样,翟天临事件揭开的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隐痛——天下文章一大抄,而在文体界这样一个特殊的圈子里,则更像网友揶揄的,“摘了一个瓜,牵出一片瓜田”。面对明星学术不端,除了指责,我们更需认真厘清背后的深层次问题,“解锁”明星学术不端背后的“三重门”。为此,本报专访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、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、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尹兆华。

明星学术造假的“三重门”

■本报记者 温才妃 韩天琪 见习记者 许悦



图片来源:全景网

制度门: 高校真的守规矩吗

翟天临论文抄袭,博士学位是如何获得的?怎么能被北京大学MBA博士后录用?引发了公众不小的争议。事实上,高校对于明星学生的录取以及准予毕业,多年来一直让公众们“看不懂”。如早年间,台球神童丁俊晖曾发表读书无用论,却被上海交通大学、复旦大学、西南交通大学三所大学哄抢。那么,面对明星学生,高校真的严守学术标准了吗?明星学生报考、录取是否存在合规性问题?

别敦荣:主要还是靠学校政策把关。这里就不得不区分一下体育明星和其他明星了。体育明星是在举国体制下培养出来的,而影视明星很早就已市场化。体育明星为国争光,是为国家荣誉做出了贡献的人。他们在运动队期间和退役后求学,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照顾,无可厚非。影视明星则不同,他们应同普通学生一样参加考试,达到标准后入学。不论是对体育明星还是影视明星,在招生

时与普通学生相比,有共同之处,也有特殊之处。共同之处是都要达到文化科学知识的基本要求,特殊之处是要考虑到影视明星、体育明星的特长和优势,所以会存在特殊的招生选拔条件和政策。

程方平:重点在于规则制定的过程。看是由学校集体讨论通过的,还是由某些个人自主决定的。如果高校确实需要某些明星带来一定的正面效益,可以经过集体讨论,从全校整体角度出发,经过严肃综合地考量,在不会对学校的学术生态产生负面影响的前提下进行录取。如果只是由少数人决定,就有可能对报考和录取的严肃性、权威性和公正性产生影响,背后也许会隐藏着学术腐败问题。

尹兆华:翟天临只是个别现象。他申请的是北大MBA博士后,就得按照MBA的标准录取。高校录取研究生、博士后,一般是基于他某方面学术兴趣或现有学术成果做出的录取决定,并不会因为他的明星身份而忽视了合规性。

一些明星学生在读期间拍戏、比赛、论文抄袭,却能安然毕业,制度是否存在网开一面的情况?

别敦荣:在培养过程中,明星学生出现论文抄袭等不良现象依然安然毕业,是学校管理出了问题。

高校应该因材施教,不论古今都是共同原则。但是,对于不同类型的学生应该采取不同的教育要求和教育方式。比如,体育明星求学中要打比赛,教学该如何进行?这就需要高校制定相应的教育要求,实施特殊的教育培养计划,但这并不意味着放松要求,甚至纵容学术不端的出现。高校一定要负起责任来,该严格要求的地方绝对不能够放松。

尹兆华:这就涉及怎么看待“网开一面”的问题了。在我看来,高校应该针对不同群体因材施教。对于从事表演、体育竞技的明星学生,要求他们和普通学生一样,在实验室里待若干小时,做实验、写论文,可能就不叫因材施教,也不符合教育的现实和规律。要根据专业特点、学生特点设定不同的培养方案,并给予他们不同的毕业标准。

但这并不等于放松要求。允许明星学生去拍戏或参加比赛,但是他的毕业论文要达到一定水平,或者要求他拍出达到符合毕业要求的作品。也就是说,要允许不同专业的学生有不同的毕业要求,但毕业要求这把“尺子”不能因为明星身份而改变。现在每所高校都有这把“尺子”,每个专业也都有人才培养的方案和管理办法。我相信像翟天临这样的事例只是个案。

文化门: 高教文化生态如何建

当前,随着内涵式发展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方向,高校对于大学生文化生态建设的重视程度也在日益加深。于是,“有利于校园文化建设”也常常成为高校对文体明星敞开大门的重要理由。然而,在包罗万象的高校文化生态建设中,所谓“明星”的加入,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?

明星读大学,对高等教育的文化生态改进是否有效?

别敦荣:明星读大学给高等教育文化生态带来的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,这不可一概而论。

从高等教育发展来讲,明星读大学,实际上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的必然结果。过去,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,社会并不要求很多行业从业人员攻读大学学位。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,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权利。其中一部分人,甚至要接受硕士、博士学位等更高层次教育,这是高等教育促进社会进步、促进社会职业水平提高的功能表现。所以,影视明星攻读博士、硕士学位,对于高等教育和其所从事的职业来说是一件好事。

程方平:我国高等教育文化生态方面的现状表现为,高校人文艺术教育方面的熏陶和教育仍存在缺失,人文艺术通识教育相对较弱。

目前的社会现状是文艺体育明星炒得太热,其影响力、号召力和知名度太高,在很多方面就有可能拥有特权。如果凭其明星身份在读大学、拿学位等方面“放水”,不但对高等教育的文化生态改进得不到正面作用,反而有可能腐蚀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。

有计划地合理招收文艺和体育特长生、课程安排中增加人文艺术通识课程,建设优秀人文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的师资队伍等,都可以起到改进高校文化生态的作用,没有必要完全依靠明星。

尹兆华:在我看来,明星读大学对高等教育文化生态没有改进作用。明星选择读大学,虽然在某个方面有特长,但对高校而言他只是是一名普通学生。学校不会因为其明星的身份就给他特殊待遇。

因为明星在年轻人中的号召作用,学校也希望用明星的光环引导学生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。比如邀请明星参加文体活动,希望用他们的气场带动学生更多关注公益活动,但并不会依靠这些明星博眼球,提高学校的知名度等。我觉得在对待明星的问题上,高校还是很理智的。

中国大学评论



卢晓东

北京大学
教育学院
研究员

今年春节,根据刘慈欣科幻小说改编的电影《流浪地球》大热,预计票房可能超过50亿元。这部电影在春节把年轻人拉到了未来和宇宙中,使得霸屏的“清宫”和“宫斗”显得毫无意义。这是《流浪地球》最重要的成就之一。

因材施教是古老的儒家教学原则。从语义学角度对因材施教进行分析,会发现因材施教存在一个逻辑前提,就是教师需要判断学生之“材”,之后才能做到因材施教。那么,教师能否准确判断学生之“材”呢?其实非常难,因为学生在迅速地发展变化,譬如流水。不能准确判断学生之“材”,又如何能够正确地因材施教呢?这也是需要超越因材施教的原因之一。

因材施教与教学与因材施教有些不同,意味着当一些外部条件与教师原来的预想不同而突然具备,学生可能具有很强学习动机的时候,教师结合情境进一步启发学习和探索动机、提供学习材料,促进学生学习和探索的教学。在金庸武侠小说中,就有很多因为机缘而教学的案例,比如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主人公郭靖的成长过程中,周伯通因机缘而教授郭靖左右互搏功夫。最典型的教学案例见于《倚天屠龙记》第三回“太极初传柔克刚”中,武当派张三丰刚刚创造出太极拳和太极剑,就在特殊机缘中,当着几百人和朋友,一招一式对主人公张无忌进行太极拳教学。

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先生在其文章《天生蔡伦——说中国的厕所和厕所用纸》中,曾经讲到一个小学教学案例:很多年前,有个淘气的小孩,当时还是小学生。有一天,历史课老师讲“四大发明”,我儿子问:“蔡伦发明纸以前,我们用什么擦屁股?”老师大怒,把他赶出课堂。儿子回家问:“爸,你是学考古的。你说蔡伦以前,我们到底用啥擦屁股?”我想了又想,不知该怎么回答。你还别说,这真是个问题,不用说小学老师不知道,就是满肚子学问的考古专家,也不一定能够解答,真是难倒了老师。

在以上案例中,小学历史老师可能不知道“因为机缘而教学”,否则他不会把孩子赶出教室。当学生提出“蔡伦发明纸以前,我们用什么擦屁股”的天真问题时,一定引发全班同学极大的兴趣和探索动机,这个动机恰巧和每个同学的当下生活紧密关联,是有意义的问题。教师可以根据这个机缘帮助学生细化问题,形成研究小组,进行初步构想和探索,撰写研究报告并安排全班汇报和进一步讨论。在这样的课堂教学中,学生的探索能力、合作能力、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都可以得到培养。这样的教学需要一些条件。比如,小学不能常常进行全区、全市统考并依据考试成绩对教师进行绩效评估,因为机缘而教学自然会偏离统一的教学计划,而统一考试就使得因为机缘而教学不太可能发生。此外,进行这样的教学,小学教师最好是全科教师,因为对问题的深入研究会打破语文、数学、历史等学科的分科界限。这也许是小教教育的发展方向。

由于没有统一考试,大学更可能因为机缘而教学。《流浪地球》是一部科幻电影,我们如何把这部电影转变为一个教与学的机缘,使得电影和小说原作中的科学问题、社会问题与大学课程联系在一起呢?在物理学、天文学、地质学等课程中,《流浪地球》中的一系列科学问题都值得学生和教师深入研究和探讨。比如,地球停止自转后,地球上多少种植物和动物能够得以保存?地球生态系统被破坏后,人类如何面对后续问题,等等。在大学通识教育的哲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课程中,也可以讨论科学家的科学预测结果通过何种机制能够被社会所理解?如果不能被整个社会所理解,那么有限的理解范围如何确定呢?

在教育领域也有值得探讨的问题。《流浪地球》原著中提到,地下城的学校中课程都集中在理工科,艺术和哲学之类的教育已压缩到最少。这是可能的吗?在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,艺术和哲学能占缺位呢?在克尔凯郭尔、叔本华、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看来,艺术、哲学在创新中不可或缺,爱因斯坦等重要科学家的成长史也与此一哲学主张相吻合。那么,地下城学校的课程设置是否需要调整?

如何把《流浪地球》变为教与学的机缘

卢晓东